電影日報

民國念九年八月十八日
第十一期
零售每份五分

定戶之幸運

今日中獎！

薛仁裕 定單第一一八號 住四川路六八一號

新光夜場戲券二張九時送出

人人有戲券希望！早訂本報早享權利！

閃電新聞

有人着手籌備組織中的

陳雲裳影迷俱樂部

出版·集會·通信·談話·合作權利重重

又是本年度一大事電影界極衝突

自從李綺年來滬，陳雲裳便默守一旁，果然到處是一片迎李聲，各雜誌書報也充滿李綺年的相片，這時間，李綺年拍攝『梁紅玉』了，上鏡頭，學國語，鳥兒一進了籠，怳惚不能不要安靜一下，於是，來了嚴次平，刊上一條陳雲裳啓事，一個新奇的影星代理商出現，申報遊藝界便來一篇『陳雲裳的家庭生活，』瞧起來倒要看看大概將是陳雲裳的苗頭來了。果然，消息傳來，『陳雲裳影迷俱樂部』在着手籌備組織了，陳雲裳今日在上海之紅，自然正有千萬愛好她的藝術底廣大影迷在，於是，像好萊塢各大巨星的『影迷俱樂部』也有人感到爲陳雲裳組織的必要，一個巨星之需要和愛好自已的影迷接近已經不是疑問的事了，過去，淺視者常告電影襲片商，逼自已的從業員，讓明星和影迷們隔絕，以維持她的『神秘？』性，這種愚蠢得可笑的見解早已在電影事業進步的國家被活生生的事實打得落花流水了。在好萊塢，狄娜竇萍的『影迷俱樂部』社員有十二萬人以上，人數天天增加，而且有著名的會員如影星琴妮麥唐納，奈爾遜奕第等，蓓蒂台維絲的影迷俱樂部在哥倫布北歐卡街，主持人是她的影迷瑪淑飛，會員每年納費美金五角，每人可得她親筆簽名十寸大相片一張，每月舉行集會一次，三個月出刊物一本，影迷可要求和狄娜竇萍見面，談話，通信以及合作經商等種種友誼活動。關於這件事，『陳雲裳影迷俱樂部』的籌備，在中國電影界尚屬創舉，是國產電影事業進步奮鬥下的必然趨勢，這俱樂部的發起，是一位著名的計劃家設計，而由陳雲裳代理人嚴次平贊助，這消息在今天佈響以後，將使上海電影從業員們起一個甚大的波動，在現在，一切事業都需要呈顯長足的進步，對於籌備陳雲裳影迷俱樂部此舉，自然也是影迷們頗歡迎的一九四〇上海電影界大事之一了。

藝華紅人李麗華（杜鰲攝）

讀者注意· 閣下倘於今日訂閱電影日報明日起天天有獲得大華大光明國泰南京大上海金城滬光新光八大戲院當天戲券兩張希望

·預告· 著稱一時之『李阿毛信箱』，頃由本報挽說原著人前晨報記者名編劇家徐卓呆先生主持，不日起每日在本報第二版與讀者見面。

電影日報 徵求

照片： 首輪出品明星照片 擇尤刊登每張一元

文字： 不計長短不論捧罵 生動翔實酬報從豐

園地公開 定戶： 每月元半早上送到 天天抽獎送券二張

函寄：郵政信箱二〇二〇號或牯嶺路廿號電影日報社

新都夜花園

今晚隆重舉行

再接再厲加倍熱鬧

中外古今化裝跳舞大

門票三元 影迷服務社主幹

小型明星照片精華

影迷服務社特精選明星簽名照片六十張分爲四組每組[illegible]分函郵箱二〇二〇號即奉

張法堯余祥琴律師受任本報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 威海衛路八十八號 電話三〇五〇〇 三七三五八

本報每日贈送定戶大光明大華等八大戲院當天夜場戲券由張余兩律師監督抽獎

電影劇本 周璇舒適主演 吳村編導

蘇三艷史

國華影業公司出品

……豬。」氣得沈延林說不出話了。（疊入）

六三景　沈家房

人：皮氏　春錦　趙監生

皮氏開窗：「春錦姐，他走了。」

春錦：「走了！」

皮氏點頭。春錦招趙監生，同至窗口。

皮氏：「進來，進來！」趙監生越窗（疊入）

六四景　蘇三房

人：蘇三　鴇母　老板

皮貨店老板因蘇三不見客，大光火：「笑話了，大爺有的是錢、爲甚麼不見？」

鴇母：「王大爺，請原諒了，蘇三這孩子眞不懂事，她說情願嫁人，所以不見客。」

老板：「嫁人！大爺可不要這種老婆。」

鴇母：「是啊，她也知道你不會要的，所以不敢見你了，王大爺，你要是有好親事，請替我留意，我自然要答謝你的。」

老板：「給你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意思發脾氣了。」起身走。

鴇母：「再見，再見，走好，走好，蘇三，你再不見客，事可要鬧大了，自從王公子走了以後，你沒有賺過半個錢，現在米又是一天貴一天，我怎麼養得起你呢？你也該打算啊，」

蘇三：「是啊！我早就打算好了，你說我自從王公子走了以後，沒有賺過半個錢、可是王公子爲了我花了三萬六千兩，你怎麼不提呢？這太沒有良心了。」

鴇母：「什麼，你罵我，難道說你還要等王公子回來麼，看吧。」鴇母走去

六五景　鴇母房

人：鴇母　龜奴

鴇母：「眞氣死我了，蘇三這丫頭太厲害了，我說你也該出些主意？」

龜奴：「蘇三麼？再不見客，把他賣掉了就乾淨。」

鴇母：「對，你這個主意出得很好，只要有錢。」（疊入）

六六景　皮貨店

人：沈延林　沈僕　老板　店夥

沈延林與僕抵皮貨店，店夥：「沈大爺來了」，沈：「你們的老板呢？」夥：「在裏邊。」老板出迎：「沈大爺來了，請坐啦！」夥：「這一次幾個人來？」僕：「兩只條豬一」沈延林：「王老板，這見是三千兩銀子，請你替我存起來，這是要販皮貨的。」

老板：「是是，今年要販那一種皮貨呢？」

沈延林：「這個年頭皮要是厚，就有銷路，不過我還想辦一椿要緊的事。」

老板：「什麼事？」

沈：「王老板，我今年還是養不出孩子，你想，再不養孩子，萬一我有三長兩短，這三千兩銀子現在要交給誰呢？」

老板有覺，想辦法：「沈大爺，這事好辦，我替你找個小老婆罷，這城裏有的是。」

沈延林：「眞的麼？你眞是我的知己，到那兒去找呢？」

老板：「這附近有家窰子，院裏有妓女叫玉堂春，聽說要改嫁從良，晚上我帶你去瞧瞧罷。」

沈延林：「好極了，但不知道這玉堂春養過孩子沒有？」

老板：「養過的怎麼樣？」

沈：「要是養過的那就更好了，來呀！」

僕：「是。」

沈：「剛才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

僕：「沒有，老爺，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塊兒去好不好？」

沈：「走走走！」（疊入）

六七景　妓院廳堂

人：蘇三　鴇母　沈延林　老板　沈海

龜奴高叫：「鳳仙，見客了。」老板退去，沈延林與王老板回客廳，衆女們來見，鴇母招呼：「噢，你們來啊，請坐！王大爺！王大爺，你來呀！」

沈急答了：「我來了。」

鴇母：「你不認識我嗎？」

老板：「這位是山西的皮貨大王沈大爺。」

沈難爲情的：「是，不敢，不敢！」

鴇母：「不用客氣了，王大爺說的話不會錯的。」

沈：「好了，好了，認識你，認識你，對不起，對王老板，我要先走一步了。」

老板：「甚麼事？」

沈：「這個玉堂春太好看，太年輕了，我讓給你罷，對不起，對不起。」

老板：「你錯了，她是玉堂春的娘啊。」

沈：「唔！娘呀！」

鴇母：「王大爺，你們來看玉堂春嗎？」

沈：「是，是，你是誰？」

鴇母：「是的，我就是玉堂春。」

銀本位（五）

評「觀世音」

·東尼·

這是一張宣揚佛教的古裝片，而這個近於神話傳說的故事是較任何民間故事更來得普遍和深長的刻劃在中國千百萬男女的心目中，並且，它是通過了自發的愛戴而形成，帶有崇拜和尊敬的色彩情緒的。但在以慈悲濟世的精神來作爲教化民氣的寓意上講來，它還是不無意義的。

這是一個廣義的封建家庭的悲劇，在父親（卽莊嚴王）專制和自私的手段下，作爲女兒的妙善（卽觀世音）在一次俯視外界的情况，她知道了皇宮之外是有着另一個世界之後，人類的本性感化她有了慈悲和救世的心腸，於是，她願意犧牲一己的幸福，來普救大衆的苦難，在她幾度誠勸父親改善行政和濟民不從後，她毅然願意捨棄了榮華的皇宮生活，入寺爲尼，而來從事她的服役工作。

在這裏，編劇者是利用這個場面來一個有意義的穿插，那就是，它發揚了人類至爲寶貴的忘我的爲衆的意義，以及一種像基督那樣偉大的救世精神，這是相當好的。

然而後半個戲在近於神怪和胡鬧的場面：[illegible]病須得生人手眼醫治以及妙善的割手眼等，卻不是作爲暴露原始的殘酷的性而現出了封建的流毒，因而減少了全片高潮的進展和效果的重量，尤其結局妙善化爲「觀世音」再升上空的鏡頭，編劇著像是忘了適應和改革藝術的創造進程，卻犯了反科學的神奇的流落風氣了。而這個失常的場面，更帶有反教育的惡劣的傾向。

以整個戲的技巧來講，導演處理全片的手法是不高明的，他的墨守成章的固定作風，卻給了我一個粗淺的印象。

特寫鏡頭

李麗華近況錄

她說起銀幕生活感想

由非洲馬戲團失落鑽戒的宣傳成名，和雙包案藝華『三笑』片裏紅起來的李麗華小姐，自在新都剪彩之後，各刊物對於她的消息，似乎沉默起來了。

據說，新近她完成了一部影片，那就是與梅熹合演的『合同記』，就是藝華宣傳着的『蝴蝶夢』，李小姐演的是田素貞一角，梅熹担任的是王清明一角。

瘦皮猴韓蘭根倒是漂亮的

昨日，記者路過霞飛路寶康里，想起了李小姐的府上，正是寶康里，便進內探望於她，凄巧，她沒有外出，因爲天是怎樣的熱，太陽又是那麼的烈。

她穿着一件淡花色薄薄的旗袍，不施脂粉，拖着拖鞋，完全顯出了她的天然美、深深地使記者感覺到，李麗華小姐，眞是一個標準的電影人材，身段的適中，和態度的大方和瀟，要是讀者們見了她，一定有多數人會感覺到，李小姐的本人，比照片上更美麗，更活潑，更可愛，王熙春素有『美麗的小鳥』之稱，恐怕這個銜頭在不久後大家會覺得還是多贈給李麗華小姐來得適當。

問起她的生活近況，她藝公司[illegible]她的戲，拍完未久，每日因爲天氣炎熱，絕少外出，同時，她的母親這幾天有些不舒服，所以要服侍她的母親。

提起銀幕生活的感想，李小姐似乎有着一大篇言論要發表地，她說在她未入電影界之前，她是怎樣的醉心，羨慕，但到現在，使她得到的感覺，是失望，是苦悶、原因是她之加入藝華，雖則是幸運的、但也可說是不幸運的，幸運的是她居然能在短暫的時期內，走紅於整個電影界，但不幸運的，則是她加入電影界的這個時期，正是電影界走向落後路上去的時期，尤其是雙包案狂潮中的電影界。

國聯新人上官雲珠與百樂門紅星丁香

李紅嚴化戀愛

·注意新聞根源別再上當·

·是要不得的惡劣宣傳·

電影圈裏的桃色新聞是經常被傳說出的，顧蘭君，李英，劉瓊，陳燕燕之後，最近又有嚴化李紅之謠，本報除將投稿讀文予以披露外，並將另一方面獲得的消息加以指明。

其原文如左：

李紅、以前也是一個『影舞雙棲』的女星，關於她的桃色事件，似乎外間還沒有鬧過吧，但以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在外面出去交際，總是免不了要演上一套，所謂『人非草木，誰能無情』。

最近、記者偶爾在一個影圈中人的口中，聞得關於李紅的粉紅色事件，是說她與藝華的小生嚴化卽『三笑』中的唐伯虎，頗爲接近樣子。據說這事並非無因，原來藝華新近在秘密攝製『落金扇』，卽外間宣傳的『牛郎織女』，女主角就是向『國聯』商借得來的李紅，男主角則爲嚴化。

因爲給予他們較多機會的聚首談話，於是雙方未免漸涉愛情，這事到現在，知道的人還很少，然而，這究竟是瞞不過明眼人的眼光的，於是，有着一部分人傳說着了、這事給嚴化的太太紅薇得悉了，非常的難過，但一時因爲證據無着，也不多聲張出，暫時且忍受着。

（凱）

王先生日記

第十一章

[illegible]

門外汽車喇叭聲音大鳴，這是我所聽慣的那輛小陳派克汽車發出來的。我疑心他是抄襲我汽車示威的初步程序，決置之不理。小陳終於在『計不得售』之下，笑嘻嘻地走進來了。我招待一番，忽然想到有一本紀念冊，除了公司裏名導演，演員，都曾題過字，可是小陳的文墨，尙付缺如，就當場向他索稿起來。小陳怪聽明，不消片刻，圖畫與文字，一致竣工，就遞給我，那是一幅『龜兔競走』圖，上面有一行小字，註着：『老王！你喜歡做那一樣？』我細看圖畫中，兔子在打瞌睡，烏龜已經追出兔子。我正在凝神凝看，小陳在旁邊催道：『老王你到底喜歡做那一樣啊！』我不加思索的答道：『當然情願做烏龜！』小陳聽後，非常得意，我當時因祇顧到『不貪睡，跑第一』的好勝心理，忽略了小陳……是在討我的便宜！小陳帶笑帶說：『老王！你自已情情願願做烏龜，而且你年齡很高，老烏龜嘗之無愧矣！』小陳去後，我仔細看甚、可惡的是那畫的烏龜頭上，竟加畫二根細長的鬍子，小陳的處處地方存心欺凌，我決定在最短時間，服用强度補腦汁，以便動動腦筋，報復一下！

風流天子中的周曼華與蒙納

長短波

★中國劇社之『漢高祖』，男主角人選尙在續密者應中，或者將借用有舞台經驗的電影演員，至於女主角、則已聘妥英茵沈敏諸人，聞英茵本人已允所請，惟英茵與合衆公司主人吳性裁有約，吳氏曾表示不願英於銀幕上漏臉前，出演舞台，因之吳氏是否允借英茵，尙不可知，又該社劇務原爲劇藝社之巫卓，茲以巫已離滬赴渝，員，該社另已聘請周璣担任，用爲中旅團，且於『李香君』『濟公活佛』兩部影片中客串要角云。

★國華將請台柱明星主演『天涯歌女』，係一時裝片，彷彿『馬路天使』及『十字街頭』，周璇飾一街頭賣唱之歌女，以便發揮其歌唱之長，海星社記者云：以個性言，周璇自最適宜於此項小女兒角色，『馬路天使』之使彼一舉成名，全以個性相合所致，國華爲周之前途計，宜精選適當劇本。

★中旅團長唐槐秋，因籌備公演『李香君』事，辛勞過度，同時爲錦上添花計，彼復親自登台扮演福王一角，因之心臟病大發，近臥牀第，延醫靜養，聞病勢相當麻煩，蓋自牀上坐起，胸際即劇痛難受，因唐氏之病，中旅有幾個大戲，勢將緩日排演云。

★遇張浦還君，張氏爲國聯大戲院之籌備人，詢以國聯何以忽改一輪戲院，據云因目下已有幾家三輪戲院改爲二輪，而國片產量日多，滬光金城新光等三家似猶不夠，因之發起諸君主張改爲一輪，據謂有座位九百二十只，一切都係最新設備，耗資約十五萬元，準於中秋節前開幕。

歐化的國華台柱周曼華

今日電影

戲院	影片
金城	風流天子
滬光	觀世音
新光	雙珠鳳
大光明	春江[illegible]月
南京	多妻祕史
國泰	棄夫
大華	小店鴛蒼
大上海	雪地壘兵
中央	亂世英雄
亞蒙	孟麗君
麗都	白書夫妻
巴黎	一代樂聖
光陸	愛慾之爭
金門	民主萬歲
辣斐	碧玉簪
杜美	雨來
平安	樂園歌聲
光華	中國泰山
西海	鐵翼九霄
明星	碧玉簪
恩派亞	抽金鳳
浙江	雙鎗將
山西	三笑
九星	恐佈蠻荒
榮金	碧玉簪
卡爾登	新水滸

請訂閱本報！

請介紹本報！

請批判本報！

電影日報
出版人：電影日報社
牯嶺路二十號
代訂處：金城大戲院
五洲書報社
總經售：山東路二二一號
各報攤均售

五味教科書

第十章

·安克執筆·

死者死了，如果於世無益，忘了就算，否則學習死者的精神，也是紀念『先烈』的辦法。此外似乎不必來什麼熱鬧場面了。

但聽說有時連一個非惟無益，而且有害的人死了也會引起一大串熱鬧來的，這些湊熱鬧的人除了無賴，恐怕只有白癡者了。

無賴者無業可做，無業願做，過去做的事既『算了』，對於未來是毫無理想的，卻或說出來，法幣女人而已。因此以捧死人，湊熱鬧爲唯一樂事；時間與精力的浪費，固不在乎此也。

因此大出殯天天常有，殯儀館處處吹打，眞是聽不勝聽，看不勝看；然而稍爲不近乎無賴的人是不願過問的，因爲有事可做，沒有湊閑之故也。

不過無賴之愛無賴倒並不如『藝術爲藝術』那樣『純』無賴的，大都推想下去，還是和法幣或『吃飯』發生不解的關係，只是形近轉折，似乎複雜些罷了。至於揭旗打傘，吹唱誦經之流，動機的『簡單』是像水一樣清楚的；今天有生意今天做，非爲美術，非爲音樂，非爲宗教也。